

|Best of Translations|
《译林》精选

LA NOVIA DE MATISSE

马蒂斯的新娘

[西班牙] 马努艾尔·维森特 | 著
赵德明 | 译

LA NOVIA DE MATISSE

- 轻盈、感性，一个温柔颓败的爱情故事
- 色彩、节奏，一趟碎金般的西班牙艺术之旅
- 马努艾尔·维森特，西班牙文坛长青树，众多文学奖项的常客
- 北京大学西班牙文学专家赵德明先生亲力翻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LA NOVIA
DE MATISSE**

马蒂斯的新娘

[西班牙]马努埃尔·维森特 | 著

赵德明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LA NOVIA
DE MATISSE**

马蒂斯的新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蒂斯的新娘/(西)维森特(Vicent, M.)著;赵德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
(《译林》精选)
书名原文:La novia de Matisse
ISBN 978-7-5447-0480-9

I.马… II.①维… ②赵… III.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2633号

Copyright © 2000 by Manuel Vicen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Oficina Del Autor, S.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102 号

书 名 马蒂斯的新娘
作 者 [西班牙]马努艾尔·维森特
译 者 赵德明
责任编辑 祖朝志
原文出版 Grupo Santillana de Ediciones, S.A., 200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110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480-9
定 价 1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赵德明

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不算复杂:亿万富翁路易斯的妻子胡里娅身患急性白血病,根据巴塞罗那、巴黎和纽约三家大医院的权威专家的诊断,她还有三个月的生存时间。但实际上,每次检查之后,她都打破了医生们下达的死刑判决期限。其中的奥秘就是:在每次判决之后,都有艺术大师的作品出来拯救她的性命。这三位大师是毕加索、莫奈和马蒂斯。具体的情况是,路易斯花大价钱买下大师的绘画:两幅美人图和一幅睡莲图,摆在胡里娅面前,她不但每天欣赏这些大作,而且在这些艺术品前面与丈夫或情人做爱。于是,她就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了死刑的期限,一次又一次地延长了寿命,直到全书结束的最后一句,她仍然是:“胡里娅的眼睛炯炯有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胡里娅淳朴的性格容易感受来自艺术品提供的愉悦、舒适和想象力;艺术美让她激动,加快血液循环的流通,改善新陈代谢的机能,从而增加了生命的力量,所以延年益寿。作者在书中反复宣扬了这样的主题思想:生命需要艺术。你如果能够欣赏到真正美丽的艺术,会有一生无遗憾的感觉。

但是,仔细阅读文本之后可以发现,作者在告诉我们,艺术与人生、艺

术与社会是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小说一开篇,作者就推出了米歇尔这个重要人物。他的重要性要超过路易斯和胡里娅夫妇。此公是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倒买倒卖艺术品的中间商。他一心着迷的就是买进卖出,占有高档艺术品的强烈愿望能够让他心潮澎湃,彻夜难眠,浑身冒汗;为了高价卖出,他可以给垄断艺术品市场的大亨当牛做马,摇尾乞怜,甚至充当男妓的角色,尽管一场离婚风波早已经让他对男欢女爱的事情心灰意懒了。

正是通过米歇尔在艺术品市场的活动和在社交场合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和艺术品的社会阶级属性。米歇尔感慨地说:“艺术家是国际大商人制造出来的。巨商是真正的创造之神。巨商指着某个陌生人说:你是艺术家。不久,陌生人就摇身一变成为闻名遐迩的大画家了。”此话有些偏激,但是不无道理。因为,艺术品一旦进入市场,就会受到资本的控制,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米歇尔直言不讳地指出:“西班牙著名画家米罗的作品之所以稀罕,是因为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买得起他的作品。”艺术品在什么人手里掌握就会有怎样的命运。米歇尔的一幅毕加索的作品被清洁女工不小心丢进了垃圾堆里,画上的美人惨遭种种肮脏东西的凌辱。米歇尔千方百计花钱雇乞丐们找回了美人图,请裱糊工匠整旧如初,卖给路易斯夫妇后,在盛大的晚会上受到众多业内人士的好评。这个故事让人不仅发笑,更会让读者思考艺术品的命运奇异多变。那么艺术家呢?谁在操纵着艺术家的命运?书中以女艺术家贝博的奇异遭遇,讲述了她当模特、情人和女画家的一生。她痛骂“画贩子都是婊子养的,因为他们心黑手狠”;大骂毕加索是“大坏蛋”,因为他玩弄女性,心胸狭窄,小肚鸡肠,吝啬得像只铁公鸡。

由此,作者描写了一个操纵艺术品国际市场的大亨、瑞士犹太人塞海尔曼。此人眼尖、心黑、手狠、厚颜无耻。他不仅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派刺客伤害拍卖场上的对手,而且四处宣扬:艺术家就是大商人的摇钱树,就是大商人的奴隶。在商人眼里,艺术家的清高、自由、操守和独立人格,分文不值。塞海尔曼赤裸裸地说,行商是不讲道德的,市场需要奴仆;赚钱是最高

利益,手段是无所谓的,必要时,杀人越货在所不惜。所以,他不仅操纵艺术品的国际行情,而且从事艺术品的走私活动和洗黑钱的勾当。

更为有趣的是,这部作品不是运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方法来看待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社会、美和审美等问题,而是充分注意到了矛盾的复杂性和矛盾转化的具体条件。例如,艺术对于人生的影响,既可以延年益寿,也可以颓废自尽;既可以让人自由,也可以让人甘当奴仆;既可以清心寡欲,也可以情欲熏心……所有的矛盾变化都取决于主客观因素的转化。再比如,艺术与社会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是主观意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二者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主观是可以认识客观,反映客观,表现客观的。美和审美这样的主观意识,通过社会群体的共同认识是可以产生审美共识和审美标准的。国际大亨塞海尔曼无论多么专横跋扈,他也得首先承认国际美术界对毕加索、莫奈、米罗、马蒂斯的一致评价。公理自在人心。在当代,公理就是公众普遍认可和遵守的共同准则。

再有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上述问题并没有做任何学术性质的阐述,而是讲述了许多个情节曲折、生动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说,在一个又一个故事和人物的言行中“包裹”着意味深长的见解。例如,米歇尔这样说道:“只要你把生命交给美,如同虔诚的信徒把生命献给上帝那样,美就会让你健康,使你得救,让你永生。”再比如,在全书的结尾处,作者有意安排了路易斯因为破产而自杀,他的妻子胡里娅反而活得有滋有味。这也是颇具艺术匠心的处理。

最后,译者的一点肤浅感受就是,无论文学大师还是艺术大师,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运用生动、和谐、优美的语言形象,或者美术形象,或者音乐形象,或者舞蹈形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充满了智慧、幸福、真诚和善良的艺术世界。那样的艺术世界是对我们这个残酷、欺诈、邪恶、丑陋世界的否定、批判和揭露,同时还为我们能够继续挣扎在这个黑暗的

现实里提供了追求美好未来的动力、启迪和才智。我们应该感谢大师们创造性的劳动,因为看到他们的作品,我们才会感觉到生活是美好的,这个世界并非处处是阴霾、污染和龌龊。

国际古玩商人米歇尔·威德拉诺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他的客户路易斯·巴斯托斯的建议：“我请你跟胡里娅上床。她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了。你能帮我这个忙吗？”路易斯·巴斯托斯表达这个愿望的地点是在马德里郊区自己的府邸里。他边说边指给米歇尔一间客房：天花板上有一面镜子对着双人床；而双人床则是在一次古董家具拍卖会上用高价买下的，因为据说伊莎贝尔二世女王曾经跟一个侍卫情人在这个床上做爱；有可能某位公主就是在那次云雨中孕育出来的，虽然这在拍卖目录上没有特别标明。眼下路易斯的妻子胡里娅并没有在这张御用床上垂死挣扎。这位充满了活力的小姐此时此刻正在客厅里摇晃着她那表面上光彩照人的身躯。据她丈夫刚才对米歇尔说，医生们发现胡里娅患上了急性白血病。米歇尔听到这样的建议之后显得无动于衷，只是端起一杯威士忌，微微一笑。

米歇尔惊讶地问：“我卖给你一幅画，你还要我跟你老婆上床？”

“正是如此。”他的客户路易斯说。

“我不知道……不知道为了艺术该不该干这种事情。”

路易斯并没有开玩笑。他可能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但是他刚刚从米歇尔手中买下一幅毕加索的作品，花掉了250万美元，已经悬挂在大卧室的更衣间里了。谁每天早晨穿袜子时有资格欣赏毕加索的作品，他就有权玩这类时髦的炫耀；他如果不表现出那副厚颜无耻的样子，将来就会落得处境尴尬。对于米歇尔来说，他并不因为自己的客户把他当成男妓而生气。米歇尔仍然厚颜无耻地微笑着，甚至连威士忌杯子里的冰块都不晃动一下。

但是,他对路易斯说,他会加以考虑的。

路易斯组织这次晚会,是庆祝买下毕加索的一幅陌生女子画像,展出的地点就是现在这座府邸,也就是眼下贵宾们云集的大客厅——手捧酒杯交谈的地方。他们中间有金融家、著名艺术家、评论家、政治家、几位打猎时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妻子或者情妇。人人都不得不对那幅画像说几句几乎尽人皆知的评论。一位被紫外线晒得黑红的女郎,表情极为冷淡,她是唯一发现画像上妇女面颊有轻伤的人。由于更衣间的光线不好,艺术评论家和一位金融家围绕那个轻伤展开了小小的争论,因为画笔上的颜料模糊不清,很难辨认那轻伤是模特原来脸上的呢,还是画布上的破损。只有米歇尔自己知道其中的奥秘,但是他宁肯保持缄默,而一门心思地观察胡里娅。此时此刻,她正在帮助两名摩洛哥女佣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杯盘。笑声中,男主人的嗓音最高,尽管他妻子活下来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

米歇尔一心着迷的就是卖画,这是他身上一种排斥任何其他激情的激情。对于性爱,他从来没有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因为一场暴风雨般的离婚纠纷已经闹得他心灰意懒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交换性伙伴的活动,也不出席小圈子的聚会:会上,印度大麻为躺在伊维萨岛草席上的男女扫除一切心理障碍,或者为聚会在纽约煤场上的男女铺平条条道路。但是,眼下,让他感到刺激的是,一位身份是企业新贵的丈夫请求他帮忙跟妻子云雨,这是丈夫给妻子末日的最后礼物。这样的请求会让任何一个年满五十七岁的男人充满自豪的。

在马德里郊区莫拉雷哈镇上的晚会上,大家只谈绘画。确切地说,是谈活动在艺术界的大量金钱,这是报纸文化副刊上天天出现的现象。现在,国际古玩商人米歇尔坐在一把越南出产的藤椅上,地点在胡里娅耕耘的室内花园的玻璃阳台里,正在讲述有些名画里面有害人的邪气。金融家和政治家们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他们身后是茂盛的热带植物,这时对这个话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有人问：“你的意思是说有些名画会带来厄运？”

米歇尔回答道：“这是有证明的。我自己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甚至会让买主死掉吗？”

“我认为会带来更加狡猾的邪气。”艺术评论家插话道，“它们会强迫买主过一种美学限度内、垂死挣扎的日子。那是再残忍不过的事了。”

“这个美学是个什么东西？美容、美发跟绘画有什么关系？”胡里娅把鱼子酱的盘子送到米歇尔眼前。

她丈夫立即喊道：“胡里娅！宝贝，别胡说！”

这时，米歇尔极力想从胡里娅的瞳人深处发现可以让她成为充当冒险伙伴的秘密需要。但是，她用无比纯洁的目光看看他，丝毫没有恶意的企图或者坏心眼。

“米歇尔，什么是美学？给我讲讲，行吗？”她问他。

“闭上嘴巴！这些事情你不懂。你会出丑的。”

“看在上帝的面，路易斯。别把我当傻瓜！你醉了。”

“我妻子以为美学就是戴上面膜和修理指甲。请各位原谅她。可怜的胡里娅还没有变坏。她的拿手好戏就是墨汁炒鱿鱼。那炒菜的方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们会问：她除去美丽和善良，我为什么要跟她结婚？”丈夫说道，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客人们大为喝彩。

看来无论如何，米歇尔都不得不跟一个艺术方面的女文盲同床共枕了。在新兴的收藏家里，这样的夫妻大有人在。最近，光顾画店和拍卖会的人有：各种暴发户，交易所的投机商，武器走私贩子，房地产商人，大毒枭；他们把现金装在鞋盒里，买画时不问价钱和画家的姓名，放下大捆散发着汗臭的钞票就走。路易斯的财富来自几家大买卖，其中有一家生产试管的工厂，是父亲的遗产；还有一家建筑公司；还有一家向日本出口鲨鱼肠子、向瑞典出口牛内脏的企业；还有一处狩猎场，经常出租给金融大亨们，让他们用铅弹射向鹿群，而这些肥壮的动物是狩猎场上的工作人员用特别配制

的饲料养大的。相反地,胡里娅除去惊人的美貌外一无所有,如同老式情节剧里老套的情节一样;虽然她的脸盘极为漂亮,可是她那过分圆扁的双手和不谐调的膝盖说明她出身贫寒。她父亲是个准尉,在军队里担当军械技师之类的职务;从父亲那里她继承了爽朗大方的性格;母亲是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所受的初级教育仅仅可以满足男人的食欲和性欲而已。

在这次晚会上,就在艺术评论家以压倒某些客人的激情赞美毕加索画上的紫色之美的同时,胡里娅在给一位著名金融家的夫人讲述炒鱿鱼的方法,就是她丈夫夸奖的拿手好戏。

“在一个中号煎锅里,放上五汤勺橄榄油,等油热以后放入切好的葱头,炒到葱头变得金黄为止。”

“毕加索在画肖像的时候从来不可怜女性。他喜欢折磨妇女的面孔。可是,在这幅画里……”评论家热情洋溢地解释着。他的话与胡里娅的食谱在谈话的圈子里互相交叉,传来传去。

“然后加上去皮切好的西红柿,炒好以后放上面粉和水。”

“毕加索认为,面孔有一层转义。模特的首要责任是与画像相像……”

“不等开锅就要加上鱿鱼,整个的或者切碎的都可以……”

“毕加索企图征服人类的面孔,而不服从它的要求。他笔下的画像都带有大自然的那种混乱……”

胡里娅说:“自始至终不要放盐……”

马德里郊区莫拉雷哈镇上那座住宅里的晚会还在进行中,除了漫天说钱之外,还有肤浅的艺术哲学评论,有烹饪食谱,还有几个女人之间的污七八糟的私房话。贝迪娜,就是那个发现画像上女人面孔有轻伤的黑红女郎,在给一位端着酒杯的女友讲述什么。

“这个问题我早就解决了。我一觉得压抑,就坐飞机去纽约。下午四点

到达那里,就在机场给纳尔逊打电话。纳尔逊是个黑人,我的朋友,有两米高。我告诉他:做好准备!我手里拿着内裤走进他的房间。我俩在二十四小时内连续做爱。等到我觉得浑身舒服了,就坐第二天的飞机回到马德里。我还来得及九点钟去银行办公室上班。我仅仅浪费一天的时间。”

她的女友说:“这里也有可以为你效力的黑人啊。”

“那不一样。再说,我爱上了那个米基·摩西·纳尔逊。”

贝迪娜刚刚从纽约治疗“性压抑”归来;假如她掀起那条名牌裙子来,她的女友还能看见她大腿内侧几乎带血的牙印残痕。毫无疑问,一个很有时髦经验的动物曾经到过大腿内侧;而贝迪娜觉得这些牙印是可以自豪的理由。但是,她对女友说,到达马德里机场时,发生了一件让她感到屈辱的事情。

“经过海关的时候,他们打开了我的旅行袋,里面装着我的卫生用品。在脏衣裳里包裹着一件仿真震荡器,是我刚刚在成人用品商店里买的。警察用手在旅行袋里摸来摸去,在乳罩和裤衩下面,震荡器的电池突然弹射出来。那个龟儿子仔细一看,发现了它,于是装出风趣的样子说道:‘小姐,您这么年轻、漂亮,用这种东西太早了一点。’我骂了他一句:‘你是个白痴!’”

“骂得好!他怎么回答?”女友问她。

“他回敬了一句:您什么时候有了需要,叫我好啦。我可以出色地给您解决问题。”

“真牛气!婊子养的!”女友骂道。

“我去督察室告发了他。他真是自找麻烦。”

在越南制造的藤椅上,继续争论的还是毕加索作品上陌生女子脸上的伤痕问题。评论家、米歇尔和两位画家已经确定这是个哲学问题。

评论家说:“这个模特在实际生活中经受了面皮擦伤,毫无疑问这使得她很有特色,后来画家把这样的特色表现在画布上了。对不对?时间的流逝

调整了面部表情；这个陌生女子可能经历过的种种激情会印刻在眼角处或者嘴角上。”

“很好。那又怎么样？”米歇尔问。

“多里安·格雷的情况就是如此。模特脸上的这个伤痕属于她的生活经历呢，还是画布自己的故事？”评论家提问道。

一位画家回答说：“这正是应该弄明白的地方啊。”

评论家继续说下去：“我的意思是说，画也有历史。有些画跟人一样晚年很糟。时间停歇在绘画上。一件艺术品可能的经历、抚摸过它的手、它唤醒的贪心、在一个又一个主人那里产生的艺术激情或者美感，无论对于它的特色还是让我们感到满意的激情或者不幸都是重要的。有些画会给人带来邪气，不是吗？”

米歇尔表示同意：“是的。我刚才说过了。”

“这股在模特身上、作品里、画家或者买主身上的邪气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

“没人能知道。否则的话，艺术也就失去它的全部魅力了。”

国际古玩商人米歇尔永远不会忘记毕加索那幅作品自从在纽约麦迪逊大街一家画店橱窗展出之日起所经历的种种危险。那是春天的一个上午，他快活之极，难以抵挡买下那幅画的诱惑，因为此前多次体验过的情欲冲动又在左右着他了。艺术品在某些收藏家或者投机商心里所产生的吸引力有时强大之极，令人非常不理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控制它。有些时候，占有一幅画的强烈欲望使得买主开始分泌某些体液；于是，嗅觉灵敏的卖主会像动物通过气味知道母兽什么时候发情一样捕捉到买主的气味。比如，米歇尔面对一件可能赚钱的艺术品，就无法避免地要出汗。这纯粹是化学反应。这一次，站在毕加索的那幅画前，他前额的每个毛孔都在大量冒

汗。他虽然站在画前静止不动,却觉得内心里在攀登峭壁;这一回甚至连鼻子都在淌汗了。画店的女经理非常了解这位买主有特色的汗液,因此她知道胜券在握了,尽管起初她还让他放松一下并且在办公室落座后献上一盘糖果。

她说:“毕加索的这个头像属于罗思柴尔德的藏品。”

米歇尔低声问道:“真的吗?他那么有钱,干吗要处理这幅作品?”

“您是行家。您很清楚收藏家喜欢和不喜欢的脾气。艺术市场上建立了奇怪的伴侣关系。我能给您讲点什么情况?”

“画上这个女子有什么材料吗?”

“在拍卖行的目录里特别说明这是一个陌生女子的肖像画。但是似乎有可能是偶然经过画家画室的某个情妇。她在法国尼斯城的一家旅馆里自杀了。看上去,她是在放满玫瑰色香槟酒的浴盆里割腕而死的。这是传说的故事。虽说不准确,可是给画增加了分量。”

占有艺术品的行动具有这样的情欲冲动:它能把你扔进一个垂死女人的怀抱,或者是一个病态十足的粗人手中。这是一种无法控制和不可救药的激情,但是,这非理性的首次冲动一旦满足,收藏家往往会迅速冷静下来。这很像男子的性欲高潮。因此一个细心的艺术商人绝对不允许一个激动不已的收藏家把画带回家去看看挂在客厅墙壁上的效果如何。假如这位买主还没有付钱,那么很有可能不久之后画店会收到命令:请派人把画拿回去,因为作品在买主家里逗留的短暂期间仅仅是安抚了买主的瞬间冲动而已。米歇尔非常熟悉这类事情,因为他既是买主,又是卖主,经常产生两种激情宣泄时的感觉。

米歇尔问道:“关于画上这位小姐的情况,您还能说点什么?”

“您想知道她叫什么,对吗?”



“的确。”

“她叫‘百万美元’。这是她的真名。”画店女老板说道。

“我在出汗。”

“我看见了。”

“劳驾，请给我一杯水喝。”米歇尔要求道。

“米歇尔先生，仅仅一杯凉水改变不了事物的现实。百万美元是这个由于被占有而自杀的美人开的价钱。开价的是她，而不是画店，请您弄明白。清楚了吗？我们无能为力。请帮帮这位小姐吧。”女老板冷冰冰地说。

米歇尔擦了一遍又一遍汗水之后，买下了这幅陌生女子的画像，价钱尚可接受；抱着毕加索的这幅作品，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广场旅馆。中央公园这片街区，毫无疑问是纽约最繁华的地段，散发着强烈的马粪臭味：是在敞篷马车驿站等候旅客的马群所为。这股不自然的气味让米歇尔联想起近年来办成的几桩艺术品生意。不少大画家的作品，在没有到达最后的目的地之前，都事先喷洒过这样的马粪气味。这种做法总是给他带来好运。

这一次他又把毕加索的作品扔在房间的软椅上，走出旅馆，前往一家出售波斯地毯的商店。曾经接待过他的那位店员已经知道这位顾客有个怪毛病：不注意地毯的质量，而是常常关注包装地毯的纸筒是否结实。此前，这位顾客也有过类似的问题。米歇尔要求提供两个纸筒，口径一大一小，把小的装入大的里面，为的是在二者之间造出一个适度的空间。米歇尔准备用这个法子欺骗海关。他把毕加索的作品从画框上拆下来，然后，卷在小纸筒上，再放进大筒里，中间塞入地毯，最后两头用火漆封住，以地毯的名义出口，从表面看就是一个简单的纸筒。

米歇尔放心大胆地把纸筒留在马德里海关里一个星期，坚信这一次也不会有人发现他的走私行为，因为他以前这样干过。他并不打算向自己挑

战,也不想冒险,可是他准确地知道海关人员会把这种明显漫不经心的态度看成是一种对信任的考验,因此他采取的这种相对镇静的态度会打消他们的好奇心。几天过去了,米歇尔派遣一名职员去海关领出合法进口的波斯地毯。纸筒送进办公室以后,米歇尔掏出地毯,铺在麻布上,把纸筒倚靠在字纸篓附近的墙壁上。当天下午,他前往布拉瓦海岸与刚刚结识的客户、大企业家路易斯·巴斯托斯共度周末去了。路易斯这个家伙可以飞上一千公里去品尝一位著名厨师创造出来的一道新菜。

这一回,路易斯的目標是品尝布拉瓦海岸安布尔但地区的羊鱼,是布依饭店的名厨用清蒸羊鱼配上蔬菜做出来的,它的颜色令人想起西班牙著名建筑师高迪的陶瓷工艺。在玫瑰角的门特华小海湾,面对着大海,米歇尔、路易斯和胡里娅围坐在一张餐桌旁,上面还有一盘糖醋鹌鹑腿配红烧茄子。

胡里娅透过矿泉水杯,一面眺望蓝色的海洋,一面努力忘却太阳穴两侧跳动的阵痛,海浪拍打岩石的涛声让她分不清头疼还是水声。虽说她昨夜的快乐闹得她眼圈发青,但她仍然魅力十足。在巴塞罗那里兹饭店的皇家套间里,她又一次快活地把丈夫脱光,推进倒满香槟的大浴盆里,骑在丈夫的脊背上,让他喝个够。出浴后,二人又喝光了好几瓶酒,直到昏天黑地,一塌糊涂;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的时候,房间好像是一片战场,所有的东西都被打翻在地:台灯躺在地上,椅子四脚朝天,路易斯趴在沙发脚下,胡里娅四肢横在床上,脑袋几乎触及地毯。但是,阳光还给这个混乱的场面增添了一个奇怪的因素:一个绝色、陌生的姑娘裸体睡在浴盆里,手中拿着一个空酒杯。夫妻俩不知道那女子是什么人,为什么夜间会出现在饭店的皇家套间里。

在布依饭店吃午饭的时候,涛声中,路易斯告诉米歇尔,他俩不记得叫过什么女郎。他俩推测,那女子纯粹就是妓女,因为她要求付给她五万比塞塔(相当于五百美元),他俩不得不掏腰包,可是根本不知道那陌生女子究